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請大家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卷上第十一頁第二面，我們從第六行《要略》看起：

【下至蝸飛蠕動。微細昆蟲。】

我們昨天講到，若殺害「諸佛聖人，師僧父母」是犯了五逆罪，將來會「墮阿鼻大地獄，受燒煮苦，窮劫莫盡」，這是我們昨天講到這裡。今天接著這一段《要略》的文，是講到『下至蝸飛蠕動，微細昆蟲』，「蝸飛蠕動、微細昆蟲」也不能夠故意去殺害。後面《要略》有講，「但有命者，不得故殺」，故就是故意的，故意去殺害就說明不是無意的，不是無心的。這是講到有情眾生，最微細的。

我們一般殺害這些小動物，這個事情可能也會比較容易。你說你去殺一些大的動物，可能還要特別的工具，譬如說喜歡釣魚的人，他還要去買一些釣魚的釣具；打獵的人他也要買一些東西，像獵槍、獵狗，還有設定機關。在台灣有一些野生的猴子常常被人去捕捉，他都設一個機關，牠的腳一掉下去就卡住，有的腳都卡得幾乎快斷掉，這個也有。在過去台北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我就在那裡出家，那也是我第一個出家的，老和尚現在還是董事長。早期我一出家他們就開始辦放生活動，一個月辦一次。後來他們都放野生的比較多，野生動物，有放猴子，還有稀有動物，皮都是像甲一樣很硬，都買那些野生的。有一次我去參加，看到一隻猴子被那個機關卡住，腳都快斷掉。要去殺害這些動物，就是做那些行業的人，譬如說捕魚的、山上打獵的、抓鳥的，他就弄一些網，他要特別去捕捉比較大的動物。但是小動物幾乎每個人都很難避免，小動物

你看螞蟻、蟑螂，像以前潑水，一潑出去地上不曉得死了多少螞蟻，你一不注意。我們每天走路，在這邊比較少看到螞蟻，這邊好像螞蟻很少，在澳洲是特別多，車子一開出去，我看整條路都是螞蟻，有時候螞蟻成群結隊都是在路當中這樣橫過去，你說你開車有可能停下來看看沒有螞蟻再開嗎？還有澳洲車都開到草地，它草地就最多螞蟻，那個也是很難避免的。所以我們凡夫無意的去傷害這些小動物是難免的。我們念佛，所以每天念往生咒、念佛的時候，也要迴向給這些小動物。這在後面二十四門威儀也有一條，早上還沒有下床要念個咒，發願今天不小心被我踩死的，藉佛力加持超生到淨土，要發這個願。我們盡量去防範，也可以事先祝願。

講到殺害，尤其像蟑螂、蚊蟲，大家看到就厭煩。我剛出家那一年，大概出家十幾天，住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老和尚有很多線裝書，經書，放在櫃子裡，被蟑螂咬了一個洞。老和尚就叫我去店裡買剋蟑噴，噴下去那個蟑螂就死了。那時候我說：師父，我們出家人不是不殺生，怎麼可以去買剋蟑？師父就說：你知道這些蟑螂牠在破壞法寶，牠是什麼罪你知道嗎？我想一想，罪當然很重，但是也不至於去殺牠。我還沒有開口，心裡這麼想，把牠趕走就好了。我還沒有開口，心裡有這個念頭，還沒有開口，老和尚知道我要講什麼，他就先講出來：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你要給牠驅逐出境對不對？你把牠趕出去，然後叫牠跑到隔壁去干擾隔壁那一戶人家，你存心不良。說我心不好，你存心不良，你自己討厭牠，把牠趕出去，趕到隔壁，叫牠去隔壁擾亂他們，你心不好，存心不良。我存心不良，趕走也不行。後來我就在想，明明不能殺生，那時候老和尚又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日常法師那個小乘戒規定得可嚴格，不能殺的，給牠咬死也不能殺牠。後來老和尚就講：你現在就去給我買剋蟑，這個蟑螂牠們現在墮在畜生道無知，在破壞法寶，將來牠

們會墮阿鼻地獄你知道嗎？你現在去買剋蟑把牠噴死了，牠不會墮阿鼻地獄，你不是救了牠嗎？去買！穿著出家衣服，又剛出家十幾天，很不習慣。以前在家去買就很自然，反正在家居士；出家人買這個，老闆一定會覺得很奇怪，出家人不是不殺生，怎麼買這個？就硬著頭皮去買，買回來，我以為師父他自己要噴，叫我噴：噴！我想師父功力比較好，噴下去都給牠們超生了；我噴下去跟牠結怨，將來牠來找我算帳。沒辦法，師父在那邊叫我要噴，我就閉著眼睛噴。上樓，日常法師說戒，不殺生的戒。剛出家遇到這個事情。

另外是日常法師的。我們在十一樓的佛堂有華嚴三聖，這是香港袁居士送的，木雕的。華嚴三聖雕得很莊嚴，當中毘盧遮那佛的底座被蟲吃得空掉了。然後日常法師那天早餐吃過我們就開會，開會羯磨，日常法師一個，我一個，他的徒弟如道師一個，還有一個顏居士，日常法師就開會。那天顏居士好像沒有來，就我們三個人，日常法師吃過飯就開會。他說現在毘盧遮那佛的底座被蟲快吃光了，我們現在開會決定，我們要買藥把那個蟲給毒死，保存這個底座，還是這個底座就給蟲吃，再做一個新的，我們開會來表決。然後他就先問他的徒弟如道師，他說你覺得怎麼樣，要殺，不殺？但是他先講結果，我們現在殺牠，將來我們都要被牠殺回去，我也一份。先想清楚，將來牠殺你要不要，要不要給牠殺。日常法師的徒弟叫如道，他說殺。他說殺，將來因緣遇到再給你殺回來，你感覺怎麼樣？他的徒弟就回答說，那就算我倒楣，被牠碰到了沒辦法，就被牠殺回去。日常法師第二個就問我，你殺不殺？我想如道師說殺，我就來個不殺，就讓牠吃，我們再去做一個新的，那個就供養牠，我們再叫木工來做一個底座，換一個新的。如道師說要殺，我說不殺，剩下日常法師一票，他要靠哪一邊就是哪一邊的，日常法師那一票是投我這邊的。所以我們這個案就通過了，不殺，那個底

座就搬去外面讓蟲好好的吃，你盡量吃，然後請簡居士再找木工做一個新的底座。

所以我在那邊，當時遇到這個問題，老和尚講的也有道理，日常法師講的也有道理，那個時候我心裡也是搞不太清楚。老和尚是不能讓我講理由的，要去買，就是要去噴。日常法師還開會，讓你去選擇，要不要造殺業。這個事情已經二十四年了，現在我再去問師父，他肯定說沒有，哪有這回事？我記得清楚。他現在一定說，蟑螂菩薩，你不要吃經書，將來會墮阿鼻地獄。現在老和尚是用溝通的，二十四年前他是叫我去買剋蟑。這個你們外面聽不到的，這是內部消息。現在如果你再去問老和尚，他一定說沒有，那是悟道他自己幹的，罪過都是我的。其實是師父叫我去買的，師父他二十四年後境界是大不相同。所以這個境界我們從這裡可以理解。那個時候老和尚講的在戒律上也有根據，它是屬於開緣，開戒。其實日常法師他如果，毘盧遮那佛那個底座，破壞佛像也是阿鼻地獄，如果他比照老和尚開緣的做法，也是要去買藥來牠殺。當時日常法師的解釋是說要賠命的，他的徒弟說，被遇到了就算自己倒楣。我想這個要賠命的，划不來，我們去做一個新的就好了。所以當時對這條戒，對蜎飛蠕動、微細昆蟲這條戒，老和尚他的做法跟日常法師的做法，還有解釋上就有所不同。如果照老和尚這個解釋來講，殺了牠還救了牠，不但沒有罪過還有功德；如果日常法師的解釋，你殺了牠就是要還命，解釋得不一樣。以前我碰到這些事情也沒人問，就我一個人，跟如道師兩個人，這個問題也是始終存在心裡，不曉得該怎麼樣做。我想深入戒律的開遮持犯，我們才能知道這些做法，怎麼樣做它是屬於開，怎麼樣是犯戒，這些我們都要深入來理解，才能夠去持這個戒。不然你遇到這個事情你怎麼辦？你就不曉得該怎麼做。

依照老和尚現在的說法，他這個戒跟以前講的就不一樣，他現在是不但不能殺，還要跟牠溝通。他在澳洲那個浴室很多螞蟻進去，他不能洗澡，然後他就跟牠講：螞蟻菩薩，你們趕快出去，這裡是我要洗澡的地方，等下我洗澡會傷害到你，你們趕快出去外面。過了半個小時，螞蟻就出去了，真的就出去了。如果在二十四年前，他肯定又要叫我去買噴螞蟻的。所以境界不一樣，做法就不一樣。現在後面聽經的人他也不知道，早期聽經的人他也不知道，因為老和尚不是叫他去買剋蟑，他們怎麼會知道？他是叫我去買的。現在我們跟老和尚學習，也跟著他的境界來提升，以前是買剋蟑，現在我們要用溝通的；以前是用剋蟑強力執行，現在是用溝通的、協調的。所以現在老和尚他不會叫我們去買剋蟑，他也不會叫人家去買剋蟑，他是會用溝通的。所以現在我們遇到一些蜎飛蠕動，微細的昆蟲，也要用溝通的。特別是我們念經、念咒、念佛，都是天天給這些迴向，不小心被我們踩死的，無意的，這個很難避免。所以後面《沙彌律儀》才有這麼一條，因為我們是凡夫，還沒有證得初果須陀洹，就很難避免。如果我們證得初果須陀洹那就不會，不會傷害到這些眾生，你走過去那個蟲自動離地三寸，你不會踩死牠，他有那個道力在。你去種田，須陀洹去種田、種菜，用鋤頭去挖地，土裡面那個蚯蚓自動離地三寸，不會被挖死，怎麼挖都不會挖死牠。我們凡夫一下子下去，再起來變成兩段，這是我們凡夫盡量要避免。現在老和尚用溝通的。

還有現在，特別是種菜，種菜灑農藥，這個也是殺生。而且你殺生也是殺到人類，為什麼？你灑那個農藥總是會殘留在蔬菜上，你怎麼洗都沒有辦法洗得百分之百乾淨，只能說洗得乾淨一點，農藥殘留的成分比較減少，完全沒有是不太可能。現在幾乎在市場上賣的這些，我們沒有吃肉，吃素，肉類就不談了，光是素菜都有毒

。所以過去台中李老師他講，我們現在人三餐服毒。李老師我這輩子只見過一次，出家十幾天，日常法師帶我們去拜見李老師，那時候他已經九十五歲，跟果清法師。現在果清法師在台灣南投，他戒律持得很精嚴。他在家跟李老師學了八年，然後出家，他戒律很精嚴。我出家那一年他來基金會跟我們生活一個月，他修得很好，修得非常好。所以現在在台灣，大家尊稱他果清律師。他也修占察懺，聽說他占察懺也修到清淨輪相，他效法蕩益大師的。日常法師一個，果清法師一個，我一個，然後供養基金會這個道場的簡豐文居士，他是一個建築師，他開車，我們四個人去看李老師。我們去看李老師，當然就會閒話家常講一些。李老師很反對人家吃味精。那時候有一個焦居士，也是老同修。講到吃，李老師就說不要去吃館子，去吃館子身體不健康。

李老師講話我們都要很仔細聽才知道他講什麼，他講普通話那個濟南腔很重，他那個濟南腔很道地的。所以老和尚以前去跟李老師學經，他也學了一口濟南腔，講的普通話都是濟南腔。後來被韓館長糾正，韓館長是大連人，大連的國語就比較標準。我的普通話，國語，也是韓館長糾正的。我們台灣都有方言，有地方口音，然後念這個普通話總是不會標準。我念三時繫念念得不標準，韓館長她就會學我那個不標準，「濁水不得不清」，學我那個不標準的，然後教我要怎麼念怎麼念。老和尚他一口山東腔也是被館長調整的，現在你聽聽不太出來，都被調整過的。

李老師他非常反對吃味精，他說不要吃味精。然後焦居士在旁邊就跟李老師報告：老師，蓮社都有放味精，台中蓮社他們煮菜還是有放味精。李老師就講，現在的味精吃了對身體不好。民國初年做的那個味精是天然的，那個比較好，我們看《印光祖師文鈔》裡面講到味精，它是用天然的東西去做的。現在的味精是什麼？化學

的東西做的，所以吃了對胃、對腎，對什麼都不好。所以李老師說現在人三餐服毒，特別是農藥，你怎麼洗，只是說留得少一點，不能完全避免。還有一些種菜的菜農，也是沒有商業道德，他自己吃的另外種，沒有灑農藥，賣給人家另外一區的。農藥它有限定，你要多久才能採，有的時間沒到他就採，他為了賺錢。所以老和尚也講，現在人都謀財害命，他為了賺錢要人家的命，謀財害命。

你殺害這些小動物，反過來人類也自食其果，你毒死牠，你吃下去你也中毒。所以現在的人病那麼多，癌症那麼多。以前癌症是有，沒那麼多，現在幾乎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癌症，為什麼會這樣？不要說太久，就我小時候那個時代很少聽說，那個時候醫學也不發達，我看到老人死都是比較自然疾病死的。現在你看科學愈發達，病就愈多，醫院就愈多。什麼地方生意最好？醫院生意最好。這個是從殺業來的。我們仔細再回歸到佛的教導，這個還是沒錯，殺業來的，殺生來的，殺生得短命多病的果報。

所以現在老和尚提倡種菜不要灑農藥。我以前小時候看到我母親種菜，我都去幫忙過，沒有農藥。以前沒有農藥，也沒有化學肥料，都是天然的肥料，以前大小便就是肥料，就是那些。現在實際禪寺還是用比較天然的，天然的很臭，但是它比較天然，沒有農藥，以前就是這些，菜長起來還是很漂亮。現在你看實際禪寺種的菜，文化中心種的菜，他們基本上都不灑農藥。在古晉報恩念佛堂，老和尚有叫我去那邊去當過住持，我去那掛個名。李金友在他的高爾夫球場，我們那個念佛堂是在整座山，他那個山當中整理得像公園一樣。他那個高爾夫球場也滿大，整理得非常好，它裡面有自己種菜，種像蘆筍這些。現在是不是還有繼續種我不太清楚，那時候我們剛剛要去蓋念佛堂，種了很多蘆筍，還有一些其他的蔬菜。

他第一年種的時候，幾乎被蟲吃掉百分之九十。李金友他是一

個學佛的，他對吃素也非常依教奉行，所以到那個山莊去，他的旅館、賓館都賣素菜的，要去山上打球就是要吃素。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，他山上做一個直升機停機坪，讓直升機停下來，他常常招待馬哈迪上去打球。他說馬哈迪來，因為他們伊斯蘭教都是吃牛肉、羊肉，他就跟他講，說你到山上來打球都沒有肉可以吃，只有吃素。他說馬哈迪來我也都招待他吃素，馬哈迪打球都吃素。這個也不容易，一般生意人做不到，他就是這麼做。那些土著的獵槍他都用錢跟他買，槍統統把它收起來，把它買起來，然後叫他到他公司來做工，錢給他，不讓他們去打獵。他第一年種的菜，被蟲吃掉百分之九十，然後他就說沒關係，我們慷慨一點，請牠吃，請客，吃久了牠總會不好意思。第二年吃了百分之五十，這個蟲還滿有良心的。到第三年牠只有吃百分之十，三年的時間感化了這些蟲，留百分之九十給人吃，牠們吃百分之十，有福同享。他也得到這個實驗。老和尚知道這個訊息非常讚歎，所以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提倡不灑農藥，透過實驗的確可以不灑農藥。

在台灣我去受戒那個道場，高雄妙通寺，廣欽老和尚女眾道場。廣欽老和尚他是大陸過去的，他原來在泉州承天禪寺出家，後來到台灣去，在台北他有建一個承天禪寺，那個寺院的名稱跟泉州是一樣的，都叫承天禪寺。後來他到高雄蓋個妙通寺，專門給女眾住。他小李老師兩歲，李老師九十七歲往生，他九十五歲，同一年。我去受戒就聽說了，因為廣欽老和尚是不倒單，他也沒有吃人間煙火，他就吃水果，所以在台灣大家都叫他水果師。我們去受戒，他不但叫我們晚上要吃，上午十點還有一個點心，下午三點還有一個點心。他說我們功夫不夠，我們這些人煩惱太重，功夫不夠，能量消耗太大，沒有補充不行，你的身體支持不了。所以我們去戒場吃五餐，我吃五餐。戒場也有說，如果發願要持午的人也可以，晚上



你就不要去吃，但是要跟廚房講，要吃的要登記。我們有一些戒兄，他受戒就發心持午，但是我看他持的也不是真的，他有買什麼奶粉、餅乾放在棉被裡。我們人多，大家聽到廣欽老和尚要傳戒，有的人等了三年，等著要去他那邊受戒。我是剛好，我是剛好前一年出家，第二年師父叫我去受戒，剛好碰到。他一生就傳那麼一次戒。

他以前也親近過弘一大師，所以知道現在戒場傳戒不是很如法。他那次傳戒純粹是結緣，他說他這一生就傳這麼一次戒，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。他傳戒的時候已經是九十四歲，他就講，他說這個戒傳完他就要往生，就要走了。原來他是參禪的，他有禪定的功夫，都不倒單。坐個椅子就像這麼大，他瘦瘦小小的，坐的椅子這麼大。以前我母親很會跑寺廟，後來我母親比我早出家，她常常去廣欽老和尚那邊。她一直叫我去，怎麼叫我不想去，我只想聽老和尚講經，是到了出家之後去受戒才見到廣欽老和尚。承天禪寺就在台北，離景美圖書館不是很遠，從來沒去過。受戒到高雄去了，到廣欽老和尚那邊去，他傳了戒，第二年農曆正月初五他真的就往生了。我們前一年，一九八五年傳戒，一九八六年年初他就走了，農曆正月初五。李老師是農曆四月，清明走的，差四個月。廣欽老和尚先走，李老師四月走，一個九十七歲，一個九十五歲，都預知時至。廣欽老和尚說他傳完戒就要走，真的就走了。真的，這個都一點不假。

我到那邊去受戒，我們在妙通寺吃的菜也都是沒有農藥，廣欽老和尚他都加持大悲咒，勸他們念大悲咒，然後他加持大悲咒，他那個菜園都是大悲咒水。後來很多寺院道場就效法，大家念大悲咒，然後把大悲咒水灑給那些蟲，這個也是很好，大悲咒水。以前還不知道日本江本勝博士的科學實驗，覺得這個大悲咒水滿神奇的。

我們台灣還有一個，我認識的人當中，我這一生就是，台灣有三個在家、出家大德，我一生就是見一次。像我的得戒和尚廣欽老和尚，廣欽老和尚我是第一次見他的，在妙通寺住一個月，三十天每一天都會看到。受戒回來我也再沒有去，他往生之前都沒有再去過，就見那麼一次。李老師是我出家十幾天的時候，跟日常法師、果清法師他們去見過一次，後來經過一年他也走了，他也往生了，也沒有再去見過。另外有一個，在台灣有一個叫無名比丘尼，這個比丘尼的來歷大家不太清楚，她不太講話，最早是在台灣苑裡有個寺院叫大興善寺。她都不吃飯的，廣欽老和尚他不吃飯，但是他還有吃水果，這個比丘尼連水果也沒吃。她吃什麼？她就喝大悲水，就喝那個水。她穿的衣服都是麵粉袋做的，然後染黑黑的，破了再補、破了再補，穿那個。然後她不講話，偶爾講一些話都是勸人家孝順父母這一類的。然後有很多人什麼疑難雜症的，她那邊有做兩個水缸，用磚塊砌起來的，她就是大悲水跟人家結緣。有什麼疑難雜症的，誠心誠意去那邊求那個水喝，病都喝好了。什麼癌症的，精神不正常的，誠心誠意去求都治好了。治好了，她也沒有在電視廣告，也沒有登報紙，什麼都沒有，去的人可多了，遊覽車一車一車的去。

早期她是在火車站旁邊。最早時候，我在家的時候有一位李居士就約我去，我們去請大悲水，我們就坐火車，從台北坐到苑裡去。去那邊，她寺院門口有人在賣水桶，一個五塊錢，水桶你自己買。她都不跟人家收錢，她那個寺院都不收錢的，沒有功德箱，什麼都沒有。來她會招待你吃一餐，吃一餐什麼？沒有菜，她都煮一鍋很大鍋的麵。那個麵是加黃黃的那一種，大陸不曉得叫什麼，那個麵有加一點黃黃的，可能福建那邊比較多，北方這邊就看不到，黃黃的麵，然後灑一點芹菜，就是湯麵。大家去吃說這個是佛祖麵，

佛祖麵吃了治百病。我去也吃，真的，你看沒什麼，但是吃就是有它的味道，很奇怪，沒有什麼料，就是麵，就是很簡單的芹菜放一下。她就招待你，大家來就是吃那個麵，她也沒有菜，就是那一鍋，始終都是煮麵，叫佛祖麵。去那邊，一般中午、下午她給人家吃，譬如早上去請大悲水，中午在那邊吃個佛祖麵再回去；下午去的，請個大悲水，如果接近傍晚，吃個佛祖麵再回去，她有準備兩餐，中午跟晚上。

說也奇怪，她那個水就是什麼癌症，醫生都放棄治療，那個喝了以後會治病，當時我覺得很奇怪。我想肯定有效，不然沒有人會去，沒有效人家怎麼會去？她也說用什麼噱頭、廣告，她也不跟人家拿錢，都不拿錢的。我去那個時候沒有功德箱，人家拿錢給她她也不要，因為她都不要吃東西，她就喝水。到我出家那一年她就往生了，燒出很多舍利。後來我就去找這個大興善寺，我記得在西安也有一個寺院叫大興善寺，大興善寺根據這個資料我就去查，是唐朝密宗的道場，都持大悲咒。但是你去找她，我第一次去見她，她也沒有勸我念大悲咒，她勸我念南無阿彌陀佛。每一個人去她也會送一串樹子做的念珠，不是很高貴的，就一般那個樹子，差不多這麼大，然後她就串一百零八顆。她也不講話，人家去問她，她就說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她都不講話，她就這樣比給你看，然後就是南無阿彌陀佛；她就送你一串念珠，這個送給你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她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你一開口她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是這樣。

她道場裡面的標語都是孝養父母、家庭要顧好、先學做人，都是那些標語，看起來很通俗的，沒有什麼談玄說妙，沒有。但是你進去很奇怪，就是很舒服的感覺。她那個道場又蓋得不是很好，不是很華麗。後來那年往生，她往生之後，後來聽說她那個大興善寺

有人接過去，她就事先通知她的徒弟搬到銅鑼，現在又搬到三義。她那個水，現在就給她造一個像，我有時候回去沒事我也會去那裡，去買個桶裝一些大悲水，有人需要跟人家結緣，就放在道場跟人家結緣。現在她的徒弟還有那個水，她說那個水她們師父還有在加持。上次我去，她徒弟看到我還跟我頂禮，包個紅包給我，真是很不好意思。她們看到有出家眾去都是很尊敬，因為無名比丘尼禮敬諸佛修得很好，不管誰去，她說師父是這樣，她就是這樣。後來我就去找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來看，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我來對照，觀世音菩薩說大悲陀羅尼的相貌有一個卑下心，這個有相應。所以我一直在猜，這個可能是觀音菩薩化身來的，來度我們這些凡夫。

那個我也就是見那麼一次，在家的時候見過一次。出家，李老師以前也常常聽，出家之後見過那麼一次，李老師我只見過一次。再來就是廣欽老和尚，因為去那邊受戒。原來我母親叫我去我都不去的，受戒的時候去了，去了他都在戒場，他是得戒和尚。一生就是見他那麼一次，受完戒回來他就往生了。在台灣有兩個出家的，男眾是廣欽老和尚，女眾就是那個無名比丘尼，在家居士就是李炳南老居士，這三個大德一生就見過一次。在大陸我見過黃念祖老居士一次，見那麼一次他就往生了。

我一九九〇年第一次到大陸來，本來是一九八九年就要來，一九八九年沒有來成，那時候剛開放。然後一九九〇年來，本來一九八九年要組團來，後來沒來成。一九九〇年韓館長就叫我一個人，叫我一個人參加旅行團來大陸，她說男眾要去闖天下，一個人出去闖。然後就去參加旅行團，那個不是學佛的團體，就是一般社會團體，我就參加他們的團體。到了廣州，那時候剛開放，那些賓館的小姐叫我去跟人家排隊吃飯。我們台灣的導遊說：師父，我們有特別給你準備，你不要去跟他們吃。那個小姐就說：去呀，人家都在

那邊排隊。叫我去，我就過去排隊，我一看都是肉，什麼魚、肉一堆。她說就是吃這個，那個小姐說這個就是給你們吃的，她們也不知道出家人吃素，她們都不知道。那時候大陸剛開放，台灣很多出家人來，很多居士來要吃素，叫餐廳做素菜，他們魚、蝦都出來，這個就是素的。不是，這個是魚、蝦。這個是素的，牠們都是喝水的，牠們都吃素。那個時候剛開放，也鬧很多笑話，因為大陸那時候佛教中斷，文革的時候中斷掉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時候就我一個人，台灣的導遊說：師父過來過來，你不可以跟人家排，那邊都是葷的。我說沒關係，他們也不知道，我就開緣。你不可以說沒關係，這個很重要，我受到館長委託，不可以說沒關係。結果我一個人一桌，一碗飯這麼大碗，四碗飯、四個菜，我看那個大概在台灣是十幾個人吃的量。我一個人實在是吃不完，後來就請團員幫忙，大家幫忙吃。後來這些團員看到我一個出家人，也滿好玩的，有個人跟我講：師父，我早上也是吃素的，我早上來跟你吃素。他吃早齋的。

然後要坐飛機，那時候大陸剛開放，那個飛機都很爛，那個飛機椅子躺下來，我在坐的飛機就破一個洞，腳底好冷。有的人他椅子這個壞掉了，然後飛機一起飛，他整個人倒下去。漏油、螺旋槳壞掉，什麼狀況都有。現在不一樣，現在都是外國進口的噴氣式客機，很先進。那時候我們剛來，想到一個笑話，我們到廣西桂林，要到西安去，誤點，在機場待了十三個小時。也不敢跑，早上十點待到晚上十一點才起飛，早上十點起飛的，那個機場關閉。我旁邊跟我一樣年紀的一個先生，那時候還沒有空橋，下雨，坐飛機大家用跑的，機場就發一個塑膠布給你戴在頭上，然後趕快跑，跑到飛機口那邊。我旁邊那個先生他就看到兩個螺旋槳在啟動，空中小姐她戴的那個布被風捲過去，被螺旋槳捲過去。那個先生他第一個衝

出去的，被他看到，然後上去。後來下了飛機他就跟我講，他說我剛才坐飛機，你知道我有多恐怖嗎？我怎麼都沒感覺？你們都沒看到，我第一個衝上去的，那個小姐的塑膠布被螺旋槳捲上去了。我說：捲上去會怎麼樣嗎？我問她：這個捲上去有沒有問題？那個小姐還跟我回答：應該有問題。他說：應該有問題，妳要跟駕駛員講，趕快拿下來，不然飛上去，空中有問題，那怎麼可以！他說我一上飛機，腳底冒冷汗冒到下飛機，太恐怖了。我說：還好，我們總算平安下來了。從北京到上海又被他看到，他說飛一飛都在漏油，又被他看到。我是沒有看到漏油，我是腳底破一個洞，那個風一吹進來腳都冰了。到了，他說我剛才又是嚇出一身冷汗，你知道剛才怎麼樣？我說怎麼樣？漏油！後來另外一個團員聽到說：沒關係，我們有一個師父在，沒關係。那時候我聽到壓力更大，我一定要保證他們安全。說這個題外話，不過這個也都是真實經驗。

到了北京就是見黃念祖居士，那個時候他有寫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老和尚叫我去拿那個稿子給他改。那也是見過那麼一次，後來也沒有再見面，他也就往生了。所以在台灣三個大德，在大陸一位，我一生就見一次他們就走了。

這是講到下至蜎飛蠕動、微細昆蟲都不可以殺害，這一條比較容易犯，但是現在老和尚也教我們用溝通，這個比較好。現在老和尚境界提升了，大家也都跟著提升，也用溝通，不會像二十四年前叫我去買噴的那個，現在用溝通的就比較安心。殺戒實在講也是非常細的，「下至蜎飛蠕動、微細昆蟲」，跟「上至諸佛聖人、師僧父母」，講一個上、一個下，這個當中它就全部包括了，這是一個省略。所以它這個叫《要略》，重要的、很簡略的來給我們介紹《沙彌律儀》。所以它裡面這個文，如果我們沒有看《增註》，的確是比較簡略一點。這個當中它有涵蓋性的，我們一定要知道。不是

說「上至諸佛聖人、師僧父母」，「下至蜎飛蠕動、微細昆蟲」，當中那些都可以殺，不是這樣，這個文是涵蓋性的，一個上、一個下，當中就全包括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講到《要略》這一段。下面《增註》的部分，我們明天再來學習。